聊

奫

文

集

明空文集老心四

居上

刨

聊蘇文集目

地域での歌謡の

輕重找利信過

鐵塘蔚人邢保文 沿川留仙浦松戲

黙孺人文 漁洋先生文 太豹文 正心為人十二則 留仙蒲松野著

歌者幾布為有何物即心中一點之正氣也無此一點尚得不敢不防聽其好言亦說之而不敢相信孟子云人之異于禽之間亦用機械家庭之內亦蓄戈矛故令人接其步履畏之而正者反乎邪之詞也今有人於此共指之曰彼邪人也夫其耳正心 為十二則

定耶言不得而感之禽獸之念定良言亦不得而勸之也随起随消以正人與禽獸分界之家只在人之自之為人之念欲行始然當其一念初前自己未尝不知其那便當急轉使之為人乎故凡人忍心動則欲害人貪心動則欲作盗然心意具

盃涸酒土並之旁喝两餐灰飯見博灰淫明則呼兄喚弟見正書稽古以發清譽下不能勞心服苦以致濁財畢瑣之場呷三億所裁者忌有我而不敢動此方可名之口人或有持籌握為人和其姓名五族之中多不識其面貌徼偉無事以圖岗安此傷仇我者忌有我而不敢動此方可名之口人或有持籌握等的成我者是有我而不敢動此方可名之口人或有持籌握等立者卓然自樹之謂要於仇怨之叢立得身牢風波之中立得

來作何結束也人在子則消祖閉藏品行日乘而家產日丧當下成何模樣將

則即胃損更該文務道律、有味若市井之徒再至則面目可憎恨不此其類而 心中原順去之惟恐不速及至閉户讀書焚香静坐数日後與老相習 逐之美九事類然明知其為安宅而補因循破屋之中不早還移亦感甚也

友数刘不至則行住坐即則無所可完有道義之士坐該文字則凡合與飲持者将逐覺一日不飲則不快一日不持則不安設博徒酒

從者食道您謂如人葉其福宅移于新堂見时當為則急就之勿復留您

其人在我找其因於其人不在我找其兒孫此之謂是我華堂之上恐血傾心勢何舜怨何避為友為五倫之一平居可與共道德緩急亦可與去患難 我故古人擇友則两相關切若順肉飲傳相與往還此堂也非友也 一旦風波四起開然盡散坐視其朝危而莫不置念五倫中亦何貴有朋友

急難為兄弟言也而朋友亦有之古人云得一死友盖一日定交則生死以之

勿深辨祇宜奉身而退待其與盡悲來時窮褐至應必泣然流者亦其常也設不以我為德而反以我為仇以其大惑不解宜色我醒之以冷沒被發於暴怒我解之以寬和忠告善道斯為色我醒之以冷沒被發於暴怒我解之以寬和忠告善道斯為色我醒之以冷沒被發於暴怒我解之以寬和忠告善道斯為也身不聞忠言或居于孤陋之鄉目不賭正事所為非義竟有地身不聞忠言或居于孤陋之鄉目不賭正事所為非義竟有地身不聞忠言或居于孤陋之鄉目不賭正事所為非義竟有地身不聞忠言或居于孤陋之鄉目不賭正事所為非義竟有地身不聞忠言或居于孤陋之鄉目不賭正事所為非義竟有 涕口吾早聽其言必不至此也至于此時吾维漏吾友之敗猶

一言于是呼名痛罵小人小人至是我何以為人矣我之能撥追至干人所指無疾將死回視當年某人在側曾不不愧吾友之情也若阿諛唯諸以取容悦友之癢處未必不喜

則人命之端由以而致殺身之禍由以而取矣夫信者實也無之竊笑竊指自鳴得意如其小一相戲補可言也倘事有關係今可聽再遇其人則提函信以辦之人有喜望則造言信以欺合、懷慨相許人方久存而我已忘之此尚可以為人乎哉更有於懷恨相許人方久存而我已忘之此尚可以為人乎哉更有於不要於盟誓要于季路之一言無他以其信也或有杯酒投經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故丈夫不輕然諸甚至以兩國之重信

為泰之約其日其時彼既不忌此亦常記古之人重信如以不能見信若覆雨翻雲誰猶以之為人哉故范張于三年前訂可以不惧獨朋友以陳逃之人而相與聚處即披瀝肝膽尚恐在可以不實而獨解之朋友盖父子兄弟信固可以相親疑亦

不至仇恨之深也我謂借人以物者即當念此物之不必復還而在身及不如客之于初止得一部細之名而猶為康慨推慎在受者曰我必速價在施者曰是區、之物何勞為懷慨推慎在受者曰我必速價在施者曰是區、之物何勞之不終多因利起計莫銷鉄遂成嫌怨往、而然其或一時惟之不終多因利起計莫銷鉄遂成嫌怨往、而然其或一時惟不重乎找所謂輕者亦非掉金如土之謂古人云用當其可之不重乎找所謂輕者亦非掉金如土之謂古人云用當其可之不重乎找所謂輕者亦非掉金如土之謂古人云用當其可之

而人則歡然頌小利者恒多人, 人與者無明而人人與者無明而 海德矣以非一人人情我恒低了 人情我恒低了 小家世之一道る人下之與人者以下之與人者以及人人有人 自己 乎。昂漢安之然之 之一低品的損無幾心而忘之也天下受之矣故吾願天下受 氣揚便是解終之物每見喪其行名不保其首領者皆以類也為是民其無知也書口滿招損減受益志得意滿於非長進之人此高道之時矣其無知也書口滿招損減受益志得意滿於非長進之人此當己是父執之友呼我以兄白猶無其不以伯叔親愛之人之人止覺己是父執之友呼我以兄白猶無其不以伯叔親愛之人之人止覺己是父執之友呼我以兄白猶無其不以伯叔親愛之人之人止覺己是父執之友呼我以兄白猶無其不以伯叔親愛之人如謂益我有所送一言而使我悟我有所裁一言而使我解凡一切勸我無益

以邪僻之流也我未為而以是請我者以禽歡之類也與此為後則之如蛇蝎一不遠則受其漸染而不自知矣者我為之而反不禁我者何之前產國訟無賴損之品行此等事當避之如始願以等人當畏何謂損如貪財獵色損人之德性奇校淫乃損人之精神博賄將邊何謂損如貪財獵色損人之德性奇校淫乃損人之精神博賄將邊 其為傾家敗德之子無段矣鳴呼匪人問匪人也交匪人者亦匪人 也两雁相交則交俱匪人而至匪則匪而不可為人矣

者也即有務量之多雖此之恨亦當原其情之偶誤該其之之無他方忿慰初夫人風馬牛不相及則何家赴怨一也者即非隣里故稽亦與我相該 之文介必樂我之獨然祖界何時已子倘有肯先施者喜而有之恐而而之的時甚覺難受而過此一到却有一片清凉况然不釋則你盖深我慶人時甚覺難 起最大兴其平府與我好事 固多也則大怒全消失且氣生則益有當達 起時便平心自念想己之不是處則感氣可减一半又追想留此其祖父與我周 強時頻覺自豪而過些到却有無窮煩悩事不擾則全無當恐辱 患難疾病而扶持之其有不感心者非人也我奈何不感化人而待人之感心我也

不可笑之甚就市井之詞因法恶道尖巧之語亦属輕薄一笑開羞成怒唧怒不解逐有以数十年童稚之交一旦而成切齒之恨者豆 喧開滿屋都但之語不堪聽聞彼輕之我重之彼重之我孟甚之卒之激 詩云朋友攸稱一以感食盖友必故而始然久每見今之交好者相逢明馬 能以此為我不惟交道可全亦免禍之一端也堂自覺快意不知人能勝我則反覆盖甚人不能勝我則順根不

御屏題字知棒微之匪逐共舟楫而濟川柳亦三生之幸越風治化雨福星一照十七城盡被弦歌白鹿随車識高城之不久户宣而成市出如神之智刀劍化而為中露晃遥行百萬户胥之輝聽訟吳山愛留崇影樂提准海水障桃花懷似水之心門天壽秀挺漁陽翡翠集成甚得烟雲之氣雷霆在手即生鮮甲 殺函之界己聞社召之名章托飲光祭依廣厦恭惟台臺重鍾伏以朱惟寒雨風清渭水之波皂盖飛雲露洒漢陽之樹未入 派而作牧事非同舍之光甚易牧小臣催科舊吏三年人宿传

為張邑侯上鞏昌府啟

采伏布丙紹不盡演信作養城雷雨既構下無之之額共族微如上大羅之天幸同僚作養城雷雨既構下無之之額共族微如上大羅之天幸同僚楼台之近水如有吹嘘之至即變寒谷風烟倘逢拂拭之如便避董之夢。與但能習苦馬曾冷沒與風月之分輝沙塞迢遙喜

留崇樹之思一線微雨切賛芙蓉之夢 學雅之題風原自無長

之然精慧葉文人卜成佛之最早簿書俗吏我毅冗襟衙鼓煩恕罪與智堂吐既發三昧于香朴意樹生尽成而與漢質順人人所以與於其言於道有階操功無際戶大師雪山羅漢舊順仙人石室出家垂鬚拂履生公上座聚石為後粉碎碩空心净玩稱之室出家垂鬚拂履生公上座聚石為後粉碎碩空心净玩稱之室出家垂鬚拂履生公上座聚石為後粉碎碩空心净玩稱之家武暢而山鳥關禪清梵時據而吟猿就果破微塵于宇宙等於聊轉寺主之銜菩提坊前小建維摩之室傳物君子知會理於養于言於道有階操功無際戶大師雪山羅漢舊順仙人石寫以智燈吐既發三昧于香朴意樹生卷脱十經于甘露故元武定知州請美林和尚敵

沈禮之質座規柏枝東指望飛錫之將來見误水西流識傳燈布慈光伊識幽途之晓風動猶動待棒喝之靈機就日就窓設即可作道場鮮介民蟲莫非佛子肯捨輕役可指净土之津與此之戶則孽海波澄如解法藏之縢則紅塵梦滅因思行住坐 螺溪之不遠人迷覺路多狗方陳很入機坑燈城未已若闢室入清凉之國時向高壇侍坐如披妙髮之雲喜蓮社之可親幸 過苦產情之細碎寫行送逃頂老子之婆娑偶於上刹開禪忽 窟就滅度法打破聖城之 問現慈悲身式盡俗人之湯,于問浮 之欲續誦碧雲之什己端香象波河廣金口之宣莫教獅子入

不憂魔殿之崔魏而阿耨池追永見火宅之挨滅不是魔殿之崔魏而阿耨池追永見火宅之挨滅的自有傾風之倡袒右肩而来忽訪祈腰之人聞晨鐘而人成市自有傾風之倡袒右肩而来忽訪祈腰之人聞晨鐘而人成市自有傾風之倡袒右肩而来忽訪祈腰之人聞晨鐘而候四垂見五衢之異色佇看趙州形至盆斗焚香公超或臨門緩四垂見五衢之異色佇看趙州形至盆斗焚香公超或臨門 之界押海鷗為而同居看摩尼之珠雜曼陀花而並落因人施 破者愁頓君跨審而来遣僮掃榻以決 性八印具集同人乐维牙籌定教呼後夜月然楼王鳳當令叫此八印具集同人乐维牙籌定教呼後夜月然楼王鳳當令叫况有歌兒数單雅善過雲不追春夜之遊難免礼神之矣恭掛頭花摘帶雨丁香枝上香欲随風只逢人世二難己堪倒耸掛頭花摘帶雨丁香枝上香欲随風只逢人世二難己堪倒耸為流然人青草觀彫欄之色晴光撲面黃鶯傳绣陌之春梨花。為沈燕及邀客小政

拱壁連日披讀逐忘寝食間有起句俟覆讀後再請業身適有耳正可以寧吾神此非思况也不知以為然否蒙惠新著如發等弱以為刺、者不入于耳則頭、都不榮子懷造物之廢吾尺書久便但逢此来人一訊與居開康強猶苦惟重聽漸與茶上王司冠書 渠乃腰纏萬貫赴德不歸昨忽楊、而返自鳴得意云己得老欺官虐民以肥私囊遠使下己貧民皮骨皆空當時嘖有煩言時聞不得不妄為咨熏敝邑有積處康利真舊年為清報經承

網論請具公別加青即勿使復任清政則浮言息矣中數人直欲登龍赴總某恐攬虎清况故尼其行果係門下紀先生存書明年復任經承矣于是一縣皆藏市中往往偶語學

道不彰非袖金輸壁不能自達于於聖明真令人情氣填膺欲握手話別忘却幾易寒暑而蒼、者已化而白矣仕途黑暗公與雜越老書等定州 善夫特達之知未必不由於此慰者何慰夫平旦之良雖丧于必余也既而聞士度之號呼者絡釋於道則大善大慰善者何窃與令壻言倘尊岳有浮海之游其負浦團以相從都非他人 望、然我向南山而去聞吾兄做展軒晃親朋皆吊弟獨快之 冠裳而幸于夫婦則知我者尚有蒼生何憾哉當滿明歸四時

石蟾切何己亦人情無煩親友怪說矣人既修候即以寄惟慰之情便說與亦人情無煩親友怪說矣人既修候即以寄惟慰之情便說與則損足欲罵感于民情則愴惻欲涕利与害非所計也吾兄想則損足欲罵感于民情則愴惻欲涕利与害非不達時務惟思世無知己有真僕哉亦以無地非修行見弟雖不達時務惟思世無知己

設有此攀轅亦未必不勉為五斗留也首王喬以仙作令宣他

孫臆。革。使。陰。革。戀翰翰帝願聚の不力者推恨。林 獲成 数里

場中作冷沒生活然讀書稽古度知着了看不相背到事私心偶関即抄乃知并是詞林以中欣慰如獲異實雜猶是了教諭三餐外非山中六七旬人丹宜過問遂於世事多所聲晴客蔵嗟、自分年老氣衰垂復豪思心則歷陵枯水髮則雕陽亂無 土物美少當透音臨顏神馳不盡欲言 竊級申賀不圖高雅先絕致音書于窮谷淮乎善微喜羽交知 孔集老灰在然物心忽蒙訊及彌深深零逐因鴻便聊时尺帛

異於首者白耳倘今日度相避追恐無車者不能認戴空人和

學能相之再向聞補良之聲流傳河銅竊為放慰指日京鄉為見報為心育又以住玩速惠絕帳如何同門殊卷開奏讀半福更不敢以於者素有獨心即生平閣切之友追其既貴則遠之學然所以然者素有獨心即生平閣切之友追其既貴則遠之與然所以然者素有獨心即生平閣切之友追其既貴則遠之與然所以然者素有獨心即生平閣切之友追其既貴則遠之與然所以然者素有獨心即生平閣切之友追其既貴則遠之與然所以然者素有獨惟思其去自飛黃騰達竟未一踐運府殊屬與國至得悉清况洋溫政蘇樂聽不倦懷憂年無三日不聚一與楊叔年書寄舞陽

吾黨生色且致予望之也便遇致謝可任行切

不然遲之又外則骸骨坐存肉类虎狼魂逃鄉井興思及此係若說親子獲門之外即居就傳亦不敢必其為其可以掩耳即中展及于寝門之外即居就傳亦不敢必其為妄何漢然而置之也不不能禁鄉吼之逐新又不能如孤績之逆母以致雲水之也不不能禁鄉吼之逐新又不能如孤績之逆母以致雲水之也不不能禁鄉吼之逐新又不能如孤績之逆母以致雲水之也不不能禁鄉吼之逐新又不能如孤績之逆母以致雲水不成有傳尊大人彌伯旅邸者兄未之開耶其人奔支相告則親客有傳尊大人彌伯旅邸者兄未之開耶其人奔支相告則親

與王庶瞻書

析原有不一 一到則惡名彰開永不齒于人世矣涕泣相道

以為人間

雄飛花而深 鋪。事裁划折。地親一般的

字更祜其拔雜而無嬰 字更祜其拔雜而無嬰 字更祜其拔雜而無嬰 字更祜其拔雜而無嬰而為此為不是其見之是是 是是是獨國國際民態于大僚道循長以無完在之 是是是獨國國際民態一石神歷每至三更又得睡息之 是社竟絕典型值大庭之公議嘿相見而無聲為是上于雜歷 是社竟絕典型值大庭之公議嘿相見而無聲為一天神壓息之 是社竟絕典型值大庭之公議嘿相見而無聲為一大清鳴呼 是社竟絕典型值大庭之公議嘿相見而無聲為之三易年 是社竟絕典型值大庭之公議嗎相見而無聲為之三易年 是社竟絕典型值大庭之公議嗎相見而無聲為是之三易年 是一天於道術更以無字往、部屋之愚 等更祜其拔雜而無嬰

事之難信而人言之不足聽也獨是我兄貧且盈堅老而彌健婚於內城常風行而俗義期三年而有成夫何時命屯蹇長,所野鳴枵腹于長更或言其害黃金而不用而貌為寒係之情,聽野鳴枵腹于長更或言其害黃金而不用而貌為寒係之情,聽野鳴枵腹于長更或言其害黃金而不用而貌為寒係之情,聽野鳴枵腹于長更或言其害黃金而不用而貌為寒係之情,聽野鳴枵服子長更或言其害黃金而不用而貌為寒係之情,聽野鳴枵服子長更或言其害黃金而不用而貌為寒係之情,聽野鳴枵服子長更或言其害黃金而不用而貌為寒係之情,聽野鳴枵服子長更或音響,在一般一般一般一般一般一般一般一般一点。

而如經奉教金而酿酒為荒郊之一真。 當別悼柱石之忽前遂甲科之還斷舉族為之點然共久哀期順之等我家祚之式微賴典型之僅見夫何一病不起天人與如常清和之容光未變竊意天既予以因頓之遭必將假以晦如常清和之容光未變竊意天既予以因頓之遭必將假以暗如常東京經寒暑不倦常作時親以教兒書偶成詞以貽親韦一

等文章。 歲東山載凌書老怡情筆琳興寄名山繁馬情流轉端獨城展及公司 震不修編于衫履寄大隐于朝中聖明賜你角中選第禄野携鎮乃一旦微書交迫不聽其眠熙世之高春東山再起補殺司 遂東樂烟震之肅傲時劍舄之雅容已忘龍尾之道不懷長樂之長安傳其佳什身登臺閣之尊志在江湖之側委笏而去拂袖要職户施行馬門横蔡敦一報群屬當代柱石荒服誦其贖章社或遂連鎮而途塵公乃楊藻玉堂飛纓殿陛歷任華清屢典社或遂連鎮而途塵公乃楊藻玉堂飛纓殿陛歷任華清屢典 鳴呼先生海黃鍾氣梓潼化身文章道德超絕群倫維蘭亦而 代韓樂州祭高少字念東先生文 野な下初有時尚 秧無改儒素對故舊之窮親無惡毫之責祸原濟志於軒免復與外無改儒素對故舊之窮親無惡潔清自將朴誠共為應任題為方為於謝而一時之馬群以空未幾受聖明之眷願揚了傳承於謝而一時之馬群以空未幾受聖明之眷願揚了傳來人用代天工故家思于帝簡典林闌于專東摸索其鄉是司行人用代天工故家思于帝簡典林闌于專東摸索就輕超軍世無與匹每一藝之流傳為儒林之膾炙迨夫名問該呼少恭上應奎壁賦質英級研讀孟加品格無雙文學第一

有于九原鳴鳴,於帝忽零魚符處下棟梁推崩老成凋謝邀茲有于九原鳴鳴,於帝忽零魚符處下棟梁推崩老成凋謝邀茲待不知名之孫子,向於陽而問安何仁者之壽數僅俟龍章之務就行將破壁不久冲天如大德之必壽,應見滄海變為桑田 前輪文課讀綽有餘關恒閉門而却掃無車馬之驚里人忘其自憐其垂落遂角中而東鄉信碧山之不負杖履往和東恆北

短獨于夜央以生平之快聚也至於倦鳥飛還雨零風散幸道報獨了夜央以生平之快聚也至於倦鳥飛還雨零風散幸道察時一過夫桓臺得一見夫顏色握于歷熟惟然相保後同客時一過夫桓臺得一見夫顏色握于歷熟惟然相保後同客呼某也生而不加長而之德謬與不禄之長兄共作無龍之貴嗚呼鄰留之愈人情共悲龍鍾之老衰腸易推而况五十年童嗚吟鄰留之愈人情共悲龍鍾之老衰腸易推而况五十年童

代畢刺史祭新城王十二太前文

每屈指至公家報賣一而稱說謂福壽之如公當必受天公鉄皆然語于閨門於室人而計篡念太岳之宗支亦威衰而各半 數年來亦各髦矣而垂老之情彌深鏡緣脈犬不办谬承青點設識不則尺素雙經南鴻北雁於往復之行人悉眠食之安健里其匪遥恒一年而數見君家府我我之東家往顾獨女報共 槐棘之發祥上嘉禧之無限况以君賓之風~京陵之家範分 参惟庭桂之两推令冷~而泪这然而玉樹成林蘭芽沒舊者 聯奏音子宮唇要堅盟之旦心前男長而後孫子皆曾附清門 為烟春錐則掌中珠碎為惟不永而我两門之情好亦可見矣。

酒開祖帳于荒榛留飄飄之風駕慰瞻望之慇慇如館聞罪其無人望丹施以徘徊涕泣流而沾中携隻鶏與斗至館聞罪其無人望丹施以徘徊涕泣流而沾中携隻鶏與斗外又重之以婚婦惟携手以偕老底報德之有鄰今個倭丹而是近如驚電正順養之日隆遠同穴于一旦嗚呼自弱冠而相與故介表人共為道百禄于遐龄應海枯而石爛夫何去等飄竭豁行。天人共為道百禄于遐龄應海枯而石爛夫何去等飄

夷之鼓若佩往尚舟覆裁迎歌戏楊柳悉經萬里之烟波桃盡有四分歌若佩往尚舟覆裁迎歌戏楊柳悉經萬里之烟波桃盡有泪又誰知清為蜃楼海市轉眼而不可復都也耶憶頗武于新好其與為伍期奮翻九于南或借光于鄰堵况年未強仕風流如訴恐科其為蜃楼海市轉眼而不可復都也耶憶頗武于新好於學與為位期會翻九于南或借光于鄰堵况年未強仕風流為與學與為一種大學的學問者半藏方推峯昨尚聞方降的羌速報方秦都傷心有於學是與水月華屋於而零落方亦夢幻之知花空仰中有似浮雲之與水月華屋於而零落方亦夢幻之知花空仰中有以浮雲之與水月華屋於而零落方亦夢幻之知花空仰中 代信侯经祭蘇若佩文

執意散不於瑞悲難僕教徒二監之交優遂不可以久歇醉十蓮花得共連冰之風雨于斯時也謂可以投轄終嚴常若笑語 逍遥于東床耶君女簿命今日孤苦乃府生之不臧耶于不知善人故不使之毒而為殤耶豈我子無福故不能太山是倚而王耶抑白玉楼中少修文郎耶諺云仁人之不長也耶神天尼麻嗚呼豈人事之有方耶抑天命之靡常耶豈遮頂夷國令無 則俟我考滿尚得聚首于故土胡是天之不易竟入群王之幽 日于平原即餞别乎江清然犹歸而病已或可再晤于荒暑不

尔宿分寄旧于家山川間隔子應君莫我青分應聚在聖兮應添旧如麻起真起梦分是耶非耶憐予滞迹分天各一距為遊痛打酒爐雜巡河山則退鬼燈養一先壠樹雲遮思君不見分 其內以然夢觉生者之痛苦及不如死者之自得而徜徉嗚呼 冉舟来格号噫

天子胡不整遺一老而遽愛子滄桑鳴呼名流盡歸門下朝夕養為人家德則豐玉像穀才則傳學淨濟言則飛花察過心則響滿人家德則豐玉像穀才則傳學淨濟言則飛花察過心則學所也而余於今日確信其然其或家以禄富人以爵傳學不及。他也而余於今日確信其然其或家以禄富人以爵傳學不及極也而余於今日確信其然其或家以禄富人以爵傳學不及極也而余於今日確信其然其或家以禄富人以爵傳學不及不定為不墜屬氣運于漁陽有用學沒測已焉如公者少年揮第一天下之士生有輕於鴻毛死有重于太山兴其言如河溪而無代果拔監祭新城王司寇漁洋先生文

聖國子吾使鶏斗酒而翻草之底達以意於青草也耶門馬之門而風雅不替其去納粹之前已不會徑庭與其四馬之門而風雅不替其去納粹之前已不會徑庭與其因於為人意風而之門而風雅不替其去納粹之前已不會徑庭與其因於為人意風用妻冷一聞計而干旧俱下以非復情之恒也美勢城其為人意風用妻冷一聞計而干旧俱下以非復情之恒也美勢城其內人之愛締結相盟緣托續之無福逐中斷乎赤絕念老母之臘為人人為此情人之不取尤受知于聖明雖三視之報尚遲應于會國子各人會風而不發於我鄉日以平反為事不以代而長生其仕宦也始于司李終於秋鄉日以平反為事不以 成灾速皆為珠玉四海奉為典型雖哲人其云感 报列成均冰趋庭之嚴教行光潔而無塵又如煎許手筆屈宗雅好文學之士門多故舊之親一經教子陣冠干軍熟林價貴數藏然而歸去作彭澤之芳鄉舞綠衣于高堂見稿慕之般想就而歸去作彭澤之芳鄉舞綠衣于高堂見稿慕之般想遊飄然而歸去作彭澤之芳鄉舞綠衣于高堂見稿慕之般想於照然而歸去作彭澤之芳鄉舞綠衣于高堂見稿慕之般想亦其総角而就傳已知辨難而諮詢年方韶越日接嚴寫周旋方其総角而就傳已知辨難而諮詢年方韶越日接嚴寫周旋 維名臣之令起伊青蓮之後身生聪明而顏異少秀發而絕倫

代韓麗老祭平刺史載績先生文

多疾君杖履之猶輕胡告遠而由集九原無相見之日雲物無為疾君杖履之猶輕胡告遠而由集九原無相見之日雲物無應一視乎存亡乃脱然而物似亦太覺其忽忙且以我之實孫為一龍之敢園起做樊之新堂雖無朝川之水絕類午橋之莊科頭為不是東縣初一言而約好曾人死而不忘時貌孤之尚纫既早在之東縣初一言而約好曾人死而不忘時貌孤之尚纫既早在之東縣初一言而約好曾人死而不忘時貌孤之尚纫既早在之東縣初一言而約好曾人死而不忘時貌孤之尚纫既早在之東縣初一言而約好曾人死而不忘時貌孤之尚纫既早在京後園建做樊之新堂雖無朝川之水絕類午橋之莊科頭意來居杖履之城積之猶至

隻鶏用洗夜室生平兴到可勝於悒蝉群而不息但眼看埋玉樹于土中胡能不潜然而啜泣斗酒蝉群而不息但眼看埋玉樹于土中胡能不潜然而啜泣斗酒

僅有夫人爰及我母記意積營難贖皇天不社奪我母于最年我生不很伶丁孙苦當于晨夕屈指細數親戚故舊十不存五悠於幽冥影裏再承言笑有梦已矣為人子者何以堪此嗟呼哉但昔也捧機承惟令也晦明畴倚不依稀於音容想中則恍之德亚日月而無依古聖賢莫不皆然兮亦必溶泗而横流也 之未幾遂吉遠而由集初得道路之為傳于歸為哽咽而襟濕灑泣于環堵也分策夫人之壽添嘆我父母之去急奈何即病逮捨我而歸土每當此雁晨里西風夜雨未當不惟心於栝楼

互週天實為之其又何尤塊然之形雜與尋常而俱化的

奠彷生平于影響倘九泉其有心尚勢鄭而来享,修何往然允穌村竟属空想登堂展拜,我心快、酌醴酒而哭終我之聲泪念天命之靡常不禁其裂腑而酸臭嗚呼夫人悠夫東躬臨丧瞻仰宣位回首斑衣恍如夢寐晴蕙帳之寂颺接嗟我兄弟此岵交泣何善人之在世,天偏奪其奠之汲、耶,迨

懷中玉熊生而收穀熊九課讀母也而即少年食餘名貴當時為手如額界口成碑爰崇有主戒旦伊雜天心不爽報以石麒院一獨人照情貞懿靈根慧紫惠曆蘭姿女紅餘殿學禮讀詩院一獨人照情貞懿靈根慧紫惠曆蘭姿女紅餘殿學禮讀詩院上獨人照情貞懿靈根慧紫惠曆蘭姿女紅餘殿學禮讀詩成長生超思家人稀自古為然夫復何起盈虚消長数實為之死長生短思家人稀自古為然夫復何起盈虚消長数實為之死長時流樹無静校尺波電謝桑海星移城郭猶故人民頓非水無停流樹無静校尺波電謝桑海星移城郭猶故人民頓非代畢解元公權於揚州載孺人文

千里絮酒漬不盈戶生多一東物不及儀因風送真雲物含慢松阿不屠幽路恒巡漫湯長夜魂分畴依雪斬延仿思馬名斯栝楼故在室館長離報春罷社婢泣奴悲樂,蘇人情何能文林勞未滿萱草先姿茫茫天道至兴難窺姿星夜陨慈燭風吹一朝千里鹏繁雲彩盛德食報正無窮期備極五福誰口不宜

而身而其教諸家者惟以正也即至族姓之厄喜事者紛然相也況関切如毛裏少受無摩而條遭永訣更何能己于情也惟也況関切如毛裏少受無摩而條遭永訣更何能己于情也惟也況関切如毛裏少受無摩而條遭永訣更何能己于情也惟也況関切如毛裏少受無摩而條遭永訣更何能己于情也惟此人有德之與仁之至忽而離世間者必欷歔以哀此情之恒代人有德之與仁之至忽而離世間者必欷歔以哀此情之恒代平常仲祭岳母文

两人之敬也祝望未已而补音暴至誠不禁血泪之交开也終家口之底也使再假数年兒輩已能還往處時伏臘亦少伸吾但求老死而無病也今悠然遠脱紅塵意必化身青運而又何惧用者深遠亟呼之而已不應也嗚呼聞有道都朝夕焚以脩明初夏時登壠視稼既綿循與婢子戲以續相競也既而登桐雕刻夏時登壠視稼既綿循與婢子戲以續相競也既而登桐雕刻夏時登壠視稼既綿循與婢子戲以續相競也既而登桐 著品而獨是次公不禄暮遭西河之條亦前数之完年来請孫 向而家庭之嚴戒獨不随流俗為陷阱也因而受天之祸日益 病不能盡一日之禮惟望南山之墓門雪涕而交横也是天不吊子壻之情遂以目前為究竟也今當定愛之期情又天之恨所際已樣。而還碩予两人尚各老母。私心竊幸也熟意

官方関中有金蘭之友故相得而盖彰至其孝由天性曲事站官方関中有金蘭之友故相得而盖彰至其孝由天性曲事站為其温良一門宛若挹其和光即下至婢媪之既亦誦德音而領其温良一門宛若挹其和光即下至婢媪之既亦誦德音而為是為其之右于司農也績燈螢火常至夜央禄女紅而不念佐矣尽其左右于司農也績燈螢火常至夜央禄女紅而不念佐矣尽其左右于司農也績燈螢火常至夜央禄女紅而不念佐矣尽其之右于司農也績燈螢火常至夜央禄女紅而不念佐矣尽其在右于司農也績燈螢火常至夜央禄女紅而不念佐矣。其是有人之淋德頗得而闻其詳王臺宗子、明呼婺星夜隕母儀云亡俛仰令古亦孔之傷某與早世之長。

丧明之哀泣遘不賢之沉疴遂者遗而卤集浩崩天曹循得身相而玉質宜見五桂之榮始報三遷之德乃以期功之頻遭加之逸韻贈珮之風流未可比與者矣而况值王樹以成林皆金蚁而不惜甚至出祭帛以胎高人脫脫到而助住客此即窺宮司農好士脫屣盈室作黍烹解器無倦色或肴模之不總質金 之故裳盖作二十年黃願之命婦曾沒後每一线之私藏治夫解之微未奉翁姑不敢當也乃其自奉惟两蓋之常餘典三澣燒身親組制。手和桂薑每受文綺之賜必奉翁姑不敢御也一 及追夫於戟鳴鐘則錦屏中環珮聲弃兵與言及必寧不為

塵柳亦寒門之薄宿車獨弱之不辰情中香冷墓上草新路穴竊謂義方之餘教必沾及于坦腹之人夫何實瑟絕柱中箱覆託子女為婚姻待至醮命後遂属毛裏親戚時入室得冰慈仁 祖送涕下沾中

於尼者故鳴呼兩門風好盈似朱陳又不都鉅兒之寒城更復

其與為比俄升荐賢之書縣青洛陽之紙尋縣首子南宫果於 時代無年登床上几偕諸児而包喜知羽翼之既成必龍縣而 是兄與君亦復如是而公殉難君尚稚齒每来我家經旬不止 長兄與君亦復如是而公殉難君尚稚齒每来我家經旬不止 長兄與君亦復如是而公殉難君尚稚齒每来我家經旬不止 長兄與君亦復如是而公殉難君尚稚齒每来我家經旬不止 屬地迨其振起黉宫淹者經之周彩鹭濤飛霞散綺報試冠軍 屬地迨其振起黉宫淹者經之周彩鹭濤飛霞散绮報試冠軍 屬地迨其振起黉宫淹者經之周彩鹭濤飛霞散绮報試冠軍 為學心桑而泪易堕年老而心傷每闡降笛惋焉悲愴盖以畴

代早刺史祭王中翰雕西先生文

念戰然為之間笑容熟意中年而遠遊竟遲速而相同鳴呼悲為戰然為之間笑容熟意中年而遠遊竟遲速而相同鳴呼悲氣意為其信澤者僅如此而了遭家不造惡數相逢不知種何因于而後更情切而歡灑而了遭家不造惡數相逢不知種何因于而後更情切而歡灑而了遭家不造惡數相逢不知種何因于而後更情切而歡灑而了遭家不造惡數相逢不知種何因于在嘉祉尚無窮害長男之少女雖無父而有翁身子悲時一轉於康情而歸聖然以才罷之英與合先人之積累熟敢謂其食念戰然為之間笑容孰意中年而遠遊竟遲速而相同鳴呼悲於於於

滴定 為用身四望傷如之何目前相對避若山河臨風時真涕的於側身四望傷如之何目前相對避若山河臨風時真湯和寒

朝氏关容未滿弱短之年早展垂天之異裁花秦水製錦鼓衙何能已以惟我韓公生而類異眉目俊朗人則張衛楊柳文則以為圖青山白雲之人塞門因而自志烈夫室燃實炉全空初以為圖青山白雲之人塞門因而自志烈夫室燃實炉全空初以為圖青山白雲之人塞門因而自志烈夫室燃實炉全空初於邊濟系於較盈門轉瞬已成墟墓杀雲之散脫苦瑙鸦朱履。呼今珠堕岸紊僅一炊欺魄沒息夢無两幻蓬萊嚴多回首

游隻字之遺設板稿之熨非求雙壁之報近至晚忌世來早悟 為政賢良學士義助新楊射聲校尉仁掩枯齡遵祥潼之訓尤 為政賢良學士義助新楊射聲校尉仁掩枯齡遵祥潼之訓尤 為廣蹇避夷人開子皮之亡潜然出浴宵小畏司禄之用吠者 於陽兵至不撓賢令之清蜀道思興亦懼長史之法無助任事 為慶養避夷人開子皮之亡潜然出浴宵小畏司禄之用吠者 於陽兵至不撓賢令之清蜀道思興亦懼長史之法無助任事 為政賢良學士義助新楊射聲校尉公養中則遺值制府謝世 海腰實此恭軍之幕盖州属郡人畫蚕兵渤海居民家無刀級 稱腰實地於軍之影遂家國士之營虹霓滿野難鳴車父之琴遂華

法門腦脱十經心空五蘊香山居士形體如傳輸水才人池亭法門腦脱十經心空五蘊香山居士形體如傳輸水才人池亭門一斗酒沃醉相闡應通泉路

朝露庭出芳蘭階挺玉樹屬婷龍車行先泉路顯晦由人存亡過人于今尚誦懿行嗚呼德澤如新仁聲似故遐想哲人溘先樂人之善肝胆可倾窮戚沾惠市媪知名囊依戚好久属山城物如鑑照謀類竹成義能排難信是要盟見人之急金帛可輕 蘭襟霞彫刻环蓮生錦韉耀承王壹懸氷貿減蘇甲度納倉滨風情倜儻忘氣從横毫端玳瑁玉燦珠明外頭翡翠淵飛霧爽 循良嫡嗣清白家蘇雄姿俊茂眉目朗清切得風慧長擅英稱 在数時有堂房不如邱察巨而若存于天何怒長公賢豪返巡

祭字前著明老親家文

海堕如縻。 排子之砰行人下馬避子沾衣生易一束熬酒盈 危侧身四望紫大星輝斜陽草瘦暮雨松肥躬泉不晚冥路無歸仲舒之墓條火星輝斜陽草瘦暮雨松肥躬泉不晚冥路無歸仲舒之墓仰朔瞻望平原悽愴萬緒嗚咲夢長醒短鬼泉人稀坟枞露会·倾慕伯弟不才過承青耶秦晉睽惱潘揚永睦葭莩閱情傾風

我青雲其一錐不過亦席上之佳珍筆通靈而入妙術醫國而我看雲其一雖不過亦席上之佳珍筆通靈而入妙術醫國而我是魔君金蘭同臭契若一人內家女兜迭為朱陳依清光之末是魔君金蘭同臭契若一人內家女兜迭為朱陳依清光之末是魔君金蘭同臭契若一人內家女兜迭為朱陳依清光之末為近月無卅而不沈花無紫而不悴弟関切者知交而最難堪鳴呼水関水而成川人関人而成地悲電謝之尺波恒奄忽而鳴呼水関水而成川人関人而成地悲電謝之尺波恒奄忽而 如神尚非常之積德胡栗、而振、乃伯本二慈遠先朝露堂

祭新城王十二太前文

要無光干秋萬歲為恨何長臨穴永決滞重滿直之常為之意情相對這樣非常如何在忽棄我早翔冷月煮窓行以如疑党游意于太素嗚呼唯我两人齒相胡頑君既種心我之宮魯蒙九重之眷願喜威德之名賢享福澤于末路胡安盛樓高門刺心條即幾段天道之與知更怒鬼神之太如追膝下

方規即庭前之玉奇見胎教之晋遗祠想大德共祝期順争後 竟力,有國大為為衛衛物能為開里黨之籍,共傳其極盡之 竟九原之不作嗚呼離為說去寡鵠含悲幸母儀之猶在作懿 是神太惡來一炊而變恐惟門三過而成今昨悼為吉之仁人 思神太惡來一炊而變恐惟門三過而成今昨悼為吉之仁人 是解疾過歸с他自樂寄意農桑怡情林壑田父不妨泥飲 愛門浴濱然而鴻鵠有志熊雀非倫薄宦情丁蝉蟲戀東山之 煙堂住七東海文人筆各散米早達楓宸介銅章于西晉留遺

祭新城西旗王先生文

漠難通羊求再至但見高逢墓門一酹悲緒無窮感心的華堂舊設石掉新封銘在前引星柳雙送人天永陽冥感心的華堂舊設石掉新封銘在前引星柳雙送人天永陽冥巡线何速白首而同縣嗚呼孫枝載託似為施松遙聞哀訓較

近平到没竟相後先鳴呼險駒不留尺波電謝條尔即陵俄然竟想轉頭頭竟相後先鳴呼險駒不留尺波電謝條尔即陵俄然有如晚病奉情早捐文舊去偶寡傷含酸河陽齊古金屋花戏下訓停机外恭舉氣夫子才名為海內冠柱折程宮雷傅金殿下訓停机外恭舉氣夫子才名為海內冠柱折程宮雷傅金殿下訓停机外恭舉氣夫子才名為海內冠柱折程宮雷傅金殿下訓停稅外恭舉氣之為山東郡戶風亭息內養思神如為天地嫉賢。至臺宗子金屋邢處童齡受彩髻歲于騙言成雅範動合懿規王臺宗子金屋邢處童齡受彩髻歲于騙言成雅範動合懿規

敦咤祖送松阿潜然泪下松顶鄰笛新吹里春早張老泪

禁食敵而強英堪腾霄而昂壑顾乃時命也遭文章落魄頻擊視派華之沉浮猶鷄群之孤鶴畫亦志于塵冗夜耽情于郊索於惟親翁生而好學風雨晦明研讀不報文比春華才如秋點 市人順湯行路治裳如其可贖百身代優幸其無山産桂教傳枯而石爛無河里而易冰夫何年未至于耳順逐委骨于北部 重侯震之一言無季路之宿詳因而鄰里故福共祝返昌望海 乞憐乎杯分又其為人慷慨揮霍排難而解於如膚痛而肌灼不中翻然改住生平耿介賦性洒脫即貧時偶缺晨炊亦不曾

光亘千古而不減復何憾乎彼蒼。

图到

拳胡芳華之未食遽溘爾而長逝一再登堂河山迎異一弹指教明芳華之者事于東也相見惟然握手提論該学之情惟君最為如所營謀不才者有形顧忌類一本之孤撑家聲子以不怪處之不避願肺腑之無他其居室也有陶朱之能無孝標之畏懷之不避願肺腑之無他其居室也有陶朱之能無孝標之畏。以此此者太極為多其處鄉以親睦亦剛正而不可阿雖然為知所營謀不才者有形顧忌類一本之孤抄家聲子以不怪。以前於之,與所為多其處鄉以親睦亦剛正而不可阿雖然為的第一次,不可見,以而以為於其處鄉以親睦亦剛正而不可阿雖然為於其處鄉以親睦亦剛正而不可阿雖然為於其處鄉以親睦亦剛正而不可阿雖然為於其處鄉以親睦亦剛正而不可阿雖然為於其處鄉以親睦亦則正而不可阿雖然

我臨穴而一物作好會之永終室家馬最高封某情雜無盡为則有窮僅以使雜斗酒流該處方馬表來今何能不過西州而隕泥也喜有令嗣充續造即力

來往亭似羅浮之城共烟雨而合肆羅襪處生籍、衣雜廊條外環環風風神女無雲頻来散夢牛郎隔爽何日填橋欽學滄海之神、逐潮聲雨 長去部 · 情張郎畫黛山宿故在可憐趙慈随 中山短而焦康長·夜之臺元宵不赐九 物 嘯冷侵短燭暗思迹于燈陰寒食荒 物 嘯冷侵短燭暗思迹于燈陰寒食荒 明 東京王 報搖歸月夜之 愈三月春華謝 秀彦子來贈佩知林下

張視旋悼亡草題詞

佛頭矣 杜鹃月下悲鳴而怨王孫不各項瑶投珠暗室弗揚剪面增藏與去重泉之粉黛如生讀其文如點聽放頭嗎咽而節妃子今其詞與去重泉之粉黛如生讀其文如點聽放頭嗎咽而節妃子今其詞續鋪成泪随聲至心肝嘔出文趁情生燕飛水音年之華屋非故真 網鋪成羽随帶至心肝嘔出文起之一流而沉三年魚水一旦参商者